

·稿抄本研究·

汪棣《对琴全稿》考略

唐 玲

内容摘要:清乾嘉时代的诗词名家汪棣著有《对琴全稿》二十卷,其稿本藏于私家。今各类古籍书目均未见著录,当为海内孤本。细勘其稿,颇有缺字、缺句,甚至阙题之处,足见其非作者原稿,而是请人誊抄之件。同时,《全稿》多处贴有汪棣之子光熾所写红色浮签,意在删润、选定其作,以备日后付梓。汪棣与乾嘉时期的学界、诗坛以及官场人士多有交往,在稿中屡屡提及,颇具文献价值,可为清代文学、史学的研究提供全新的材料。

关键词:汪棣 《对琴全稿》 王昶 王鸣盛 钱大昕

本师刘寂潮先生出示《对琴全稿》稿本(以下简称“《全稿》”)电子扫描本四件,谓据其同学仪征张家璩先生所藏复制,系海内孤本,嘱我略加考索。

检《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是书均未见著录,确属孤本无疑。该集作者为清乾嘉年间的诗词名家汪棣。

汪棣,字韡怀,号对琴,一号碧溪。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二月,卒于嘉庆六年(1801)八月。祖籍歙县,因祖父寄籍仪征,故世居扬州。初为廪生,入贡得国子监博士,久之,补刑部员外郎,总理部务刘统勋深赏其才。出入颇多扶掖。在部两载馀,以父病乞归,即不复出。晚归扬州,工诗词画,尤乐与邗上名流、学者士大夫燕集觞咏。

一、《对琴全稿》的基本情况

王昶《刑部员外郎汪君墓志铭》云:“(汪棣)所著《对琴初稿》、《春华阁词》已刻,其餘藏于家。”^①又据[嘉庆]《扬州府志》载,汪棣所著尚有《持雅堂诗文集》十二卷、《松明风雅》四卷。然据《中国古籍总目》,今日除《春华阁词》

^①王昶:《刑部员外郎汪君墓志铭》(下文简称“《墓志铭》”),《春融堂集》卷五十六,清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

在国图与上图有藏外,其余诸书似未见流传。王鸣盛曾编《江浙十二家诗选》,内收汪棣古、今体诗各一卷^①,数量之多已属难得。他如王昶《湖海诗传》选诗六首、《国朝词综》选词十五首;王豫《淮海英灵续集》选诗三首;徐世昌《晚晴簃诗汇》选诗一首。

此《对琴全稿》为稿本,凡二十卷,除了卷一第一、二页下半部分缺失以外,余皆完整。前十八卷除卷一外均为编年诗作,上起乾隆丁丑(1757)汪氏三十八岁,下至嘉庆辛酉(1801)汪氏八十二岁;第十九卷为诗集补遗。各卷内以时间为序,不分体。末卷为词集《松溪渔唱》,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所录词作,有六十三阙之多,除《临江仙(野岸一篙归计遂)》外,均为《春华阁词》所未载。

《全稿》共四册,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五字,无行格,卷前无目,前后皆无序跋。诗题、正文和诗注中多有审订者朱、墨圈点、删补、修润之处。

稿中有缺字、缺句,甚至阙题之处,足见其非作者原稿,而是誊抄之件。其中大部分审订者已予增补,然未补处亦复不少,这在汪棣晚年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和秋岩喜雨》之四“运□恐致太仓虚”,缺第二字。卷十八辛酉年所作一组五古阙题,其一“出□啼何事,宁思步步艰”,其五“衰状别路见,□□□相亲”,空阙较多。疑是誊抄者因不辨而空,而审订者亦难以补入。至于抄写之误,则加墨点示删,如《次纪堂先生韵》“忽弃屠沽市上茶”,稿中“市上”二字原在“屠沽”上,于律未谐,遂以墨点删去,改添于“屠沽”之下。又如卷十七庚申年所作阙题二首,其一“年外庭高风景好,关前马疲雪情幽”,其二“乐曲江州怀北叟,酒痕湖陌照雨林”。其中“疲”字处当用仄声,“雨”字处当用平声,显是笔误所致,朱笔乃易“疲”为“瘦”,易“雨”为“西”。

《全稿》中双行夹注甚多,审其语气,当为汪棣自注,有助于读者了解其作意,其注约有数端:

1. 解专名

《哭春桥兄》:“歌咏久同今顿杳,怀松空有荫榆言。”自注云:“‘怀松’、‘樗学斋’,俱荫榆山房内额。”

2. 释人物

《题觉斯尹翁照》题下自注云:“翁先世沂州府兰山县人。图中写沂水兰花,以志不忘故土之意。”

3. 注本事

《恒生重葺诵芬堂旧居长至日邀瑶圃纪堂味灯抑斋觐斋小邨敬堂小饮分斋韵》:“屡仿顾氏玉山意,高轩再过排闷迷。”上句注云:“自葺圃、鹤巢、荫榆山房以及持难草堂、后谭艺斋,款接四方名宿,不减数十年。”下句注云:“辛楣詹事昨曾来访,不得其门,余有诗自嘲。”《八十闲吟十二首》其七:“胜赏异乡耆合社,神交同里晚联吟。”上句注云:“笱壑自汉上来看芍药,遂入老人诗

^①王鸣盛:《江浙十二家诗选》卷三、卷四,清乾隆三十年刻本,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

会。”下句注云：“余与瑶圃、敬堂住居甚近，相知廿载，后始聚。”

4.标读音

《送沙白岸归吴下》其二：“锦城钊穴远能来。”“钊”下注“音‘阳’”。《久不见金粟庵矣因过竹溪老衲闲话》：“蔬食堆盘齿共迟。”“食”下注“去声”。《送述庵司寇予告归里》：“枕高梦熟晨钟数。”“数”下注“色角切”。

5.注僻典

《言怀又用前韵》其二：“颓龄尚有虚中许。”自注云：“唐御史李虚中善推五行。”《祝张一峰兄六十》：“赋奚必王筠，伯绪尤有兆。”上句注云：“《南史》：王筠十六岁著《芍药赋》，公已为正郎矣。”下句注云：“张纘廿三岁称早达，公又外任观察。”《寿松坪太史七十》：“睡不睡间征养邃，暖于人术自康强。”自注云：“香山七十赠人诗有‘莫道非人身不暖，十分一盏暖于人’之句。‘睡与不睡间’，亦放翁七十诗。”

6.笺今典

《安陆公招陈雪蕉唐拙园凌裕圃侄小函同泛湖上》：“情多却笑茸城客，握手盟心只一戡。”自注云：“裕圃有‘怀旧何戡’之语，谓陈郎也。”《琴养室七十自述》其二：“五世褒封迭诰辞，风雅遥传诗浅习。”下句注云：“渔洋山人赠先祖诗有‘风雅持门户’之句。”

7.注来历

《東西壩三兄》：“坐各有朋惟道合。”“朋”下注云：“用《黄庭经》语。”《十月一日立冬，次鹄举韵》：“雪牖独眠筹两褥。”自注云：“‘两褥’字出《北史》。”《味灯二兄同赴卞剑池兄招集黄公筠圃戏成一章并酬》：“堆盘蒸烂鸭，转作瓠壶讹。”自注云：“坡公句：‘烂蒸鹅鸭乃瓠壶。’”

二、《对琴全稿》的批点校正

《全稿》贴满红色浮签，据签上文字，当是汪棣之子在汪棣身后所为。如《杂忆十绝句聊见道暑之意》诗浮签云“却暑诗，先子常言”；《春雪吟》诗浮签云“先君曾云有寓意”，足以为证。正文朱笔圈改、增删之处甚多，预备付印之意甚明，而刻本迄今未见，故此稿之存弥足珍贵。汪棣有二子，审订者何人，尚可一考。

王昶《墓志铭》云：“子二：光烜，诸生，出嗣弟后。光熾，廪生。”据焦循《汪晋蕃传》，光熾字晋蕃，号芝泉，为汪棣长子。通经学，“苏李、建安而后名家之诗，多能成诵。每有吟咏，典丽端凝，不涉浮薄，熟《文选》理，不苟作”^①。光熾名列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已预汉学家之流^②。又焦循作光烜嗣母《汪节母吴

^①焦循：《亡友汪晋蕃传》，《雕菰集》卷二十一，清道光岭南节署刻本。

^②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清嘉庆十七年刻本。

太恭人家传》，明言光烜为光熾之弟，其叔慎庵死后方才出继^①。检《全稿》，中有《慎庵弟约同凌裕圃程筠榭家小函由砚池至桃花庵饮桥下》一诗，贴浮签云：“烜嗣父号慎庵。”与焦循所记相合。汪棣诗题言及其弟慎庵，而浮签则注其为烜之嗣父。“嗣父”非出嗣者所宜称，且遗稿亦不大可能传于出继之子。故审订者当是光熾无疑。王昶所作墓志铭置弟光烜于兄光熾前，似不甚妥。细读稿中批改，为原诗增色不少，体现了较好的诗学素养，可谓“干父之蛊”了。批改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更改诗题

汪棣原作诗题有语义不明、表达欠畅之处，如《太函种松老人即家位存弟幼有孝誉今年七十且以介之为宾著自歛来扬诗有相晤之道既嘉其意并赠以言》，后被改为《位存弟自号种松老人幼有孝誉今年七十自歛来扬嘉赠以言》，系在原题上增删乙转而成，较原题明白晓畅。又如《味灯有次韵和瑶圃〈焦山打鲥鱼歌〉》，余未同作，补用少林韵奉和》，繁复冗长，改为《同味灯和瑶圃〈焦山打鲥鱼歌〉》，简洁明了。还有审订者为尊者讳而改动的情况，如《伯父观察公示以北闹后欲寄诗深见垂望恤劳之意谨次元韵》，改后为《伯父观察公示诗慰恤有加谨次元韵》，然浮签云：“北闹报罢，可须点明？”改清晰为模糊，似有意抹去其父乡试下第之事。

2. 正讹补阙

增补稿中脱漏之处。如《送宋村归龙眠》“一水双鱼犹未远，莫忘尺素□□传”，阙处补以“浪头”二字。此例甚多，兹不赘举。此外，诗稿中存在的各类讹误，也基本上得到了校正。或为形近而误，如《雪》“隔坞遽以静，寒林光蒙蒙”，改“坞”为“坞”。或为音近而误，如《立秋后六日稍凉》“莫谓严威非绪正，只缘偃卧乐时和”，改“严”为“炎”。或为笔误，如《冬日谢蕴山太守游禅智寺重用东坡送李孝博韵并邀同谢未堂吴并山金棕亭张荔门蒋春农江鹤亭秦西巘张松坪吴绍堂郑东亭继和》，禅智寺和张松坪，一为地名，一为人名，汪棣将“智”误作“知”，“坪”误作“平”，虽于古可通，但于例当名从主人，光熾都一一作了改正。

3. 炼字琢句

除了补正讹阙外，光熾还从诗艺层面着眼，改易原诗中某些字句。如《冬斋闲话同渔川松泉荔门莲勺》：“卉凄临宴触，筠乱拂垣欺。”此诗所贴浮签云：“‘欺’拟易‘欹’字，句始醒”。又如《琴养室七十自述八首》其一：“忽以耆年初度标，聊堪自述岁时遥。丽瞻殿陛排云扇，和听郊坛奏凤箫。到处莺花紫系轂，几回风雪冒征貂。于今乡里从闲步，赢得孤筇伴寂寥。”其中，第二句“聊堪自述”改为“暮腾不觉”，顿觉原句为凑泊。颌联原用了倒装的句式，本意为瞻殿陛排云扇之丽，听郊坛奏凤箫之和，而光熾改作“云开晴色瞻螭陛，风引和声

^①焦循：《亡友汪晋蕃传》。

奏风箫”，如此则显得平易流畅。第六句“风雪”改为“冰雪”，则更突出天气之严寒。

4. 调协格律

汪棣作诗时有出律处，或字音有误、或平仄不调、或韵脚失押，这在晚年诗作中尤为多见。首先，通过改变词序来调平仄。如《挽吴澄楚太史》之一：“袞袞闾浮影同泡，顷刻能令百念抛。”光燧将上句的“闾浮”调换到“袞袞”之前，使之符合“平平仄仄平平”句式。

其次，对韵脚的审改。如《昧灯斋席上同瑶圃笈壑诸公送少林山长》：“佳招夕馆客归时，别有吟朋昨互知。瑞芎可增邛上赋，甘棠先述汉南风。耐闻往事惟名德，堪聚秋风并压词。恰遇休文同梦砚，梧桐小阁复高摅。”光燧改“风”为“思”，使之与“时、知、词、摅”相叶。另有一些容易混淆的韵，在改字的同时，还贴浮签说明缘由。如《以润州招隐寺泉水烹闽产郑宅茶酌客时袁简斋张看云沙白岸江药船周星观吴梅查江澄里程筠榭罗两峰程燮斋诸吟侣同集吴氏小筑》，此为五古，原诗过长，兹录韵脚如下：“封、重、庸、浓、慵、宗、从、供、惹、松、淙、胸、茸、逢、筇、谿、容、公、踪、淙、峰、锺、恭、壅。”其中，除“公”字外，皆属《平水韵》“上平二冬”，故易“公”为“颢”，并云“‘公’字杂一东韵”。其实古诗“一东”、“二冬”本可通押，因为仅一“公”字属“东”韵，改为“二冬”的“颢”字，则更可显得用韵之严。

第三，也有指出问题而不改之例。如《题休宁项秀岩印谱三星赞经语后》其二：“印图成癖羨吾宗，历落盈筇古锦重。”浮签虽云：“‘筇’字非平声”，但未改字以就声律。又有担心读者误解，特予标注之例。如七律《哭兄春桥》其二：“溪山寒雾趋鄞郡，铃驮炎尘傍潞河。”限于平仄，下句“驮”字的位置当为一仄声字，恐人以为误用，故特贴浮签加以说明：“‘驮’字，平仄两用。”

或许因为汪氏父子世居扬州，与其酬唱之人也以南方人为多，对于前后鼻音的分辨并非易事，所以屡有出韵的情况。如《四弟邀往九峰园看雪即次口占元韵》：“片片风催雪有情，忍酬积望长精神。声微遂拥旁溪口，泽普先盈老树身。幽咏正逢含冻日，清游同作忍寒人。试看郊陌纷欢庆，瑞兆嘉征此即因。”此诗以“情”字与“神、身、人、因”通押，明显不谐。首句虽可用邻韵，但“情”属“下平八庚”，其余四字属“上平十一真”，并非邻韵。

5. 圈点警句

汪棣诗以七律居多，其中不乏警联丽句，作为审订者和编选者，光燧特意圈点了诗中对仗精工的好句。如《雪后同春桥过九峰园》：“凝寒不辨湖光白，破冻弥怜石气青。”《挽吴涵斋太史》“何堪吴楚频为客，又隔江关老此身。”他如《秋夜家塾读书》：“声猛腾砌蛩，馥微暗栏卉……力颓喘拟牛，心敛缩如猬。”所加圈点，大约准备在付梓时一并刻上。

6. 商榷删存

光燧对全稿所作的批改，归根究底都是为了日后刊行。究竟该如何取舍，

并未胸有成竹。稿中大部分诗作,拟收者直接在天头上以圈、点标记,也有贴浮签向人请教取舍者。所请教者不知何人,从征询和批答双方的口气判断,要当为其前辈。如《过康山草堂》贴浮签云:“此首可须录入以慰其后人?”被咨询者也间有批语。如《柬裕圃并酬见甥述喜之作因有感》四首,浮签云:“此可须存其事?”批云:“存首尾两作。”

一般而言,光熾拟选的诗作都有特殊意义。首先,与汪棣酬唱交往之人若为名流学者,或是乡贤故人,则此诗必存。如甲寅年所作《王光禄眼障复痊有自喜诗卷亦成二章覆江都江郑堂兄转寄》及《补成王光禄眼障复明诗二首》,此四诗皆为汪棣贺王鸣盛双眼复明而作。后二首诗上有浮签云:“并前二首,可须存一二以纪事?”被咨询者批云:“存一。”又如《送张涵斋太史归宣城》,浮签云:“涵斋先生可须存一?”批云:“存后一首。”其次,诗作所述之事足以志痛、感怀或值得纪念者必存。如《中元日感作》,中元日又称鬼节,汪棣于此日感怀,诗意凄凉,故其子云:“此首临暮所作,语涉幽冥,最痛心,拟请存。”批云:“存。”又如《琴养室七十自述八首》,浮签云:“七十、八十诗,拟请删存。”批曰:“存四首。”再次,与汪棣生平及喜好相关之诗必存。如《十二月十一日同往湖上得六言二首》,浮签云:“先君生辰必泛湖,此后亦渐不出矣。”批云:“存二。”又如《坐山堂古梅下》,浮签云:“先君岁岁古梅下留连不忍去,今并古梅不存矣。”批云:“存。”

三、《对琴全稿》的文献价值

汪棣作为乾嘉学者及乾嘉诗人的同时代人,与当时的学界、诗坛甚至官场人士多所交流,这些都在《对琴全稿》有记录,因而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可为清代文学、史学及文献学的研究提供全新的材料。

1. 名士交游

汪氏交游广泛,当时著名的文人学者、达官贵人、乡里贤达等皆被其延为上客,往来唱和。他似乎更像联系乾嘉时期各大“朋友圈”的一个交结点。王昶《墓志铭》云:“汪君韡怀娶于少司马榆山凌公之女。公家上海,君往候起居,因与公从子祖锡,及张君熙纯、赵君文哲同游于九峰三泖间,赋诗相乐。比至吴门时,吴君泰来为公外孙,家有池亭图史之胜,君屡往过之。又与嘉定王君鸣盛、钱君大昕、曹君仁虎、桐乡朱君方霭,并吴县张岗、沙维杓两布衣倡和,而余追逐其间,尤为亲厚。君本世家,无声色纨绔之习,嗜词章、喜宾客。居扬州,为四方舟车之会,名流翕集,造门延访,君亦折节礼之。其最著者则有程编修梦星、晋芳,张编修馨、给事坦,马员外曰琯、曰璐,易主事谐。其寓居于扬州,则有陈征君撰,厉征君鹗,惠征君栋,杭编修世骏,金布衣农,陈布衣章、明经皋,张同知四科,沈上舍大成,题襟奉袂,皆与君结文字之交。如抱山堂、小玲珑山馆岁时宴集必招君,而君赋诗尝为压卷。及游京师,先为常熟蒋文恪公、钱唐符郎中曾、秀水郑编修虎文所赏,又与秀水钱赞善载,同乡秦觥、沈业富两编修游潭柘

寺、万柳堂，联吟纪事，益为都下所称。”

李斗《扬州画舫录》则云：“虹桥之会，凡业槎者不得与，唯对琴与之。多蓄异书，性好宾客，樽酒不空。一时名下士如戴东原（戴震）、惠定宇（惠栋）、沈学子（沈大成）、王兰泉（王昶）、钱辛楣（钱大昕）、王西庄（王鸣盛）、吴竹屿（吴泰来）、赵损之（赵文哲）、钱箴石（钱载）、谢金圃（谢墉）诸公，往来邗上，为文酒之会。”^①据“业槎”之句，则汪棣尚经营盐业。而以其风雅，故受到诸名士的破格接纳。

如果说《墓志铭》和《画舫录》所言只是外证的话，那么《对琴全稿》中留下的大量酬唱之作，则是汪棣交游广泛的内证。除了上述名流外，稿中尚有寄赠袁枚、赵翼、蒋士铨、卢见曾、汪中、焦循、曾燠、吴烺等人之作，为我们研究乾嘉时期的名流交往提供了重要资料。现以“嘉定三老”为例，考察汪棣与之交游的情况。

乾嘉时期，钱大昕、王鸣盛、王昶三人“所居百里而近，春秋佳日，常聚于吴中，诸弟子执经载酒，称为‘三老’”^②。三老中，汪棣与王昶“尤为亲厚”。王昶（1725—1806），字德甫，一字琴德，号述庵，人称兰泉先生，嘉定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人，清代文学家、学者。著有《春融堂诗文集》、《湖海诗传》、《湖海文传》、《国朝词综》、《蒲褐山房诗话》、《金石萃编》等。其中《湖海诗传》、《国朝词综》均收入汪棣作品。汪氏死后，王昶又应其子之请为作墓志铭。

汪棣与“三老”定交于苏州。《述庵先生年谱》云：“（乾隆）十六年辛未……企晋（吴泰来）别业遂初园在木渎，擅花木水石之胜，清瑶池馆、小查山阁尤幽秀。先生、定宇、凤喙、晓征、来殷，及张古樵冈、沙斗初维杓诸公往游，文酒之胜为吴中数十年来所未有。”^③同游诸公与墓志所言略同，惟未提及汪棣，或其时名尚未显之故。

三年之后（1754），汪棣自京师返扬州，特地过苏州探访王昶、吴泰来诸友。《春融堂集》卷二六《扫花游》词题注云：“汪棣怀至吴阊，访予于春风亭寓舍，孤舟短展，将入东西崦探梅，赋此话别，并订维扬之游。”汪棣诗集中对此亦有记载，卷一《春仲过吴门酬竹屿并问琴德小疾》其一云：“握手烧灯索近诗，三年不见使人思。偏教一棹匆匆去，又值寒山夜半时。”可知，汪棣与王、吴二人确实在三年前聚会，与《述庵先生年谱》所述相符。

汪棣回扬州后，是年冬即与王昶等人在祖居葭圃小集，并游平山堂，兑现了此前许下的“维扬之游”。王昶当众对汪棣的诗艺作了品评。《湖海诗传》卷三十云：“甲戌冬（1754），予过广陵，韩怀具小艇邀宾，易松滋诸君陪予游平山

①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清乾隆六十年自然齋刻本。

②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墓志铭》，《春融堂集》卷五十六，清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

③严荣：《述庵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0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93页。

堂。酒次备论生平诸作，予曰：‘江梅春信早，村店酒旗偏’，此君五言压卷句也，座客皆以为允。”^①并有诗赠之云：“一卷新诗号对琴，潇湘云水有清音。世间箏笛纷纷在，谁识昭文苦用心？”^②《对琴全稿》卷一《朱稼翁陈竹町吴恒斋凌静圃王琴德赵璞涵曹渔庵严冬友江松泉集藪圃听琴时王赵曹归吴苑严归白门》诗亦可印证这次聚会。王昶临行赋诗留别，《广陵留别汪韩怀棣吴梅里经两贡生及江宾谷》云：“唱罢骊歌不忍听，别君西上弄珠亭。烟中楚水波将绿，雪后康山树半青。远道风尘劳怅望，异乡朋旧感飘零。归鸿好寄相思字，莫负蘅兰渐满汀。”乾隆丙子至庚辰（1756—1760）岁，汪棣在京任国子博士，期间与王昶、钱大昕、王鸣盛、吴泰来等人过从甚密。《对琴全稿》卷一有《辛楣宫赞招同王西庄光禄暨凌裕圃吴竹屿王琴德曹渔庵》、《琴德招同辛楣宫赞药仙翠庭两舍人裕圃竹屿两孝廉》，二诗皆作于乾隆庚辰（1760），记述了众人宴集的场景。是年，汪棣绘有《后谭艺图》，王昶、钱大昕、杭世骏、程晋芳、钱载、沈大成等人纷纷为之题诗。^③

乾隆四十五年（1780），王昶随驾南巡，“（二月）十四日，至扬州，奉命祭宋宗忠简公泽、明史忠正公司法、本朝张文贞公玉书于京口。”^④他本欲探访汪棣诸人，因天气不佳，不便多作停留，只得作诗寄赠。《春融堂集》卷十七《过扬州风利不及泊寄汪韩怀诸君》其一：“拟过邗江廿四桥，歌场诗社待招邀。柔波如靛东风紧，要挂轻帆趁暮潮。”其二：“平山西望渺愁予，草草斜行寄短书。料得故人同一笑，廿年尘俗未全除。”表达了未能一聚的遗憾。十馀年后，汪棣作诗追忆此事云：“阁部祠曾供瓣香（自注：庚子，司寇奉命往祀），频过都不滞风樯。如今闲适恩优老，赐杖先支步蜀岗。”（《对琴全稿》卷十三《二月二十六日同味灯敦夫两太史奉邀述庵司寇雨中游平山堂》其三）

此次擦肩而过之后，两人重会竟相隔十年之久。《对琴全稿》卷八《述庵王少司寇过访寄谢》其一云：“须鬓相看貌各非，十年云树怅重违，曾怀经术千秋学，直著勋名万里归。屏翰岩疆皆敬慎，典司邦禁愈尊威，儒生事业公兼备，有暇还敲白板扉。”此诗编年在乾隆己酉、庚戌（1789—1790）间，距王昶庚子年（1780）作诗恰隔十年。诗中除了称颂王昶文功武业之外，也道出了二人长久未见的原因。王昶进士及第授官后，宦迹遍及京师、两淮、江西、云南、陕西等

①王昶：《湖海诗传》卷三十，清嘉庆刻本。

②王昶：《春融堂集》卷五。

③王昶《春融堂集》卷七《题汪博士韩怀后谭艺图二十二韵》、钱大昕《潜研堂集》诗集卷五《题汪对琴博士后谭艺图二首》、杭世骏《道古堂全集》诗集卷二三《题汪棣后谈艺图》、程晋芳《勉行堂诗集》卷十二《题汪对琴后谈艺图》、钱载《葺石斋诗集》卷二二《题汪博士棣后谭艺图》（该诗编年在乾隆庚辰，即1760年）、沈大成《学福斋集》诗集卷二一《汪对琴后谭艺图》。

④严荣：《述庵先生年谱》，第131页。

地,期间又先后随云贵总督阿贵、理藩院尚书温福征缅甸、平金川^①,直至归来才能抽空与老友相聚。

乾隆五十八年(1793),王昶年七十,“乞归修墓。冬,还京,以病乞休。上鉴其老允之,谕以岁暮寒,俟春融归。”^②是年,汪棣上祝寿诗四首,其四云:“海宇旧名场,欣逢晤语长。欲趋扬子宅,遥企郑公乡。于戴情尝广,应刘鬓各苍(自注:辛楣、西庄二公向日与先生合刻诗集)。添筹开八秩,缀末举霞觞。”次年(1794)四月,王昶举家南归,汪棣又作《送述庵司寇予告归里》二首,其二云:“祖道轮蹄闯巷陌,洵同往哲羨抽簪。温加重叠优闲诏,隐洽迟留恋主心。湖海日长依寿域,粉榆名峻领儒林。会标真率尤堪法,帆卸应多真率吟。”

王昶致仕后,与汪棣相聚的机会增多,二人曾数次同游扬州平山堂。汪棣于嘉庆元年(1796)所作《二月二十六日同味灯敦夫两太史奉邀述庵司寇雨中游平山堂并得李啬生宫节溪两广文黄王两同学小饮》,诗共四首,记叙了此次同游的欢愉,也表达了对王昶的敬重。其二云:“系出琅琊族各宗(自注:谓渔洋山人),官阶况复白云重。冶春最着桥边迹,烟柳长堤雨更浓。”其四云:“四海朋交聚一杯,多逢故旧总颜开。兰亭地即因人表,修禊良辰已续来。”将聚会近比王渔洋的红桥修禊,远比王羲之的兰亭之会,皆切其姓。

两年之后(1798),王昶再度来游平山堂,汪棣招友人奉陪前往。《对琴全稿》卷十五《少司寇王述庵先生游平山堂招同啬生味灯二公陪往》:“禅关一径万松隈,又见渔洋白发来。争羨同年两诗老,玻瓈觞护晚云回。”此次同游可能是王昶与汪棣的最后一晤,三年之后(1801),汪棣去世。二人一生,虽聚少离多,但情谊长在心间,正如王昶所作《墓志铭》云:“君归田二十余年,余始得蒙恩致仕。每以公事过扬州,必访君,留连浹夕,见君赋诗饮酒如平时……方喜精神强固,不意无疾而终。自君之歿,东南耆旧昔与君共游处者寥落无几。读君《事略》,不禁潸然出涕也。”

汪棣与钱大昕、王鸣盛的交往轨迹和王昶有部分重合,如诸人皆定交于苏州;乾隆庚辰(1760),诸人又皆在京师宴饮集会。而汪棣与钱大昕还有过进一步的交集,两人曾经比邻而居。乾隆二十一年(1756),汪棣赴选国子博士之初,曾寓居于京城宣武门旅舍。《对琴全稿》卷八有《十八读书处》诗,其一云:“衢达尘堀堦,迺欢张陆居。联咏邻墅藤,独歌小院樗。久羁不知倦,荣落匝岁馀(自注:宣武门旅舍。时张荔门、钱辛楣二公宅在左右)。”由诗注可知,汪棣在宣武门旅舍读书时,钱大昕亦居于此,常有过从,联句为乐。《潜研堂文集》诗集卷四有《自珠巢街移居宣武门外题壁》一诗^③,据汪氏此诗,可证钱诗当作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

①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八《资政大夫刑部右侍郎致仕王公行状》,清道光十三年管氏刻本。

②阮元:《擘经室集》二集卷三,《四部丛刊》影印清道光本。

③钱大昕:《潜研堂文集》诗集卷四,清嘉庆十一年刻本。

此外,汪棣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诗作中也提及自己和钱大昕、张荔门二人结邻往来之事。因在友人处看到御刻《三希堂法帖》,汪棣作柏梁体长诗一首,中有云:“胜友邻近胶漆投(自注:荔门、辛楣二公),争来拄颊发浩歌。兴从郁勃宿疾瘳,挥毫觅句悬帘钩。”正是这段时间的密切往来,奠定了二人终身的友谊。

汪棣归乡二十馀年后,钱大昕到其邗江故居探访而未遇,事在乾隆己酉、庚戌(1789-1790)间,汪棣以诗记其事。《邗江老屋昨已易姓矣钱辛楣宫詹过访不得其门遂不识予踪为予言之感成二律》其一云:“门非通德百年馀,久阔高轩不弃予。访旧溪头疑豹隐,避人竹里累鸿居。刘伶瘠骨胸原达,陶岷娱情事却虚。虫有寄居熊遍馆,静观无碍是蓬庐。”

汪棣故后,钱大昕作《汪对琴墓表》,此文未收入《潜研堂文集》中^①,今仅有[嘉庆]《扬州府志》卷五十一本传存其大略。

王鸣盛与汪棣的交往,更多体现在文字因缘上。乾隆乙酉(1765),王鸣盛刻《江浙十二家诗选》,其序言:“曩予有《江左十子诗抄》,皆受业予门者也,而平生老友题襟雅故,或未及之。且浙西诗家麻列,不下江左,乃以限于一路,亦未暇甄综,有遗憾焉。于是复为江浙十二家之选,经始于乙酉初春,迄五月而藏事。”^②汪棣作为王鸣盛的“平生老友”,自然列入。由刊刻时间可知,所选为汪棣1765年前诗作,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对琴全稿》之遗^③。

乾隆三十六年(1771)初春,汪棣词集《春华阁词》付梓,请王鸣盛、黄之隽、陈撰、符曾等人作序,王序俨然冠于诸序之首。序称:“今观全稿,旧游宛在目前,而良晤不常。何日度江,从酒边花外,听对琴按四声二十八调,令予心开耶!”^④王鸣盛睹词思人,怀念旧游,期待重聚,虽未能时常会面,其情谊之深可见一斑。王鸣盛在序末自称“同学弟”,表明二人曾有同学关系。《江浙十二家诗选》自序又云:“十二家者,上江徽州一人;下江苏州三人……若葑田、若碧溪(汪棣之号)、若玉垒、若桐村、若琴学,皆予同社。”可见二人又是诗社的社友。王昶所作《墓志铭》云:“比至吴门时,吴君泰来为公(凌榆山)外孙,家有池亭图史之胜,君屡往过之。又与嘉定王君鸣盛、钱君大昕、曹君仁虎、桐乡朱君方霭,并吴县张岗、沙维杓两布衣倡和,而余追逐其间,尤为亲厚。”指出结社地点是在苏州。

值得一提的是,《春华阁词》除了有上述诸人作序以外,尚有汪棣好友张

①按,钱大昕《钱辛楣先生年谱》:“(嘉庆)七年壬戌,年七十五岁:是年有《与王石臞论广雅书》、《元史本证序》、《拜经楼诗集序》、《杜诗注释序》、《王冶山墓志铭》、《沈宿昭墓志铭》、《汪对琴墓表》,皆不载集中。”

②王鸣盛:《江浙十二家诗选》序,清乾隆三十年刻本。

③按,《对琴全稿》卷一为丁丑(1757)前所作,卷二、卷三为丁丑(1757)至甲申(1764)间所作。而《江浙十二家诗选》选汪棣古今体诗各一卷,其中部分诗作为《对琴全稿》所无。

④汪棣:《春华阁词》序,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现藏上海图书馆。

四科、凌应曾跋，江洵题识，沈大成、钱大昕题辞。钱辞曰：“汪伦诗格，潭水桃花千几尺？余技兼工，促拍偷声减字中。春华小阁，占取绿杨城半角。竹屋苹洲，不数尊前第一流。调《减字木兰花》，练祁钱大昕。”此词可补钱集之缺。

自从乾隆二十八年（1763）王鸣盛丁母忧归乡后，未再出仕，且于次年八月徙家苏州，居家著书^①。后乾隆南巡（1765），王鸣盛由苏州前往扬州迎驾，汪棣邀他与几位好友一起游园赏梅，二人皆有诗记之。《西庄始存稿》卷十七《迎驾至扬州寓僧舍汪碧溪招同蒋春农吴杉亭出徐宁门游乔氏东园探梅园已半废周步池馆集饮花下读壁间诸刻时江松泉以病不至得绝句八首》，其二云：“颠当几日闭门频，客子从来解畏人。不是汪伦能好事，谁携画榼出城闉。”点明出游乔氏东园，乃受“好事”的汪棣相邀。其三云：“水涸空池鹭不来，百弓连地遍生苔。绿杨城郭还如昔，怪底名园半草莱。”叹息旧游之地的荒芜。

《对琴全稿》卷三也有《同杉亭和西庄八绝句》，酬答王诗之意甚明。其三云：“太原雅望过江来，香雪尤思邓尉梅。为取林皋三径僻，看君如举故乡杯。”太原雅望指王姓，用以代称王鸣盛。其八云：“曲曲红桥蹙浪纹，尚书修楔百年闻。闲苔又惹蓝田屐，他日重传光禄勋。”称赞王鸣盛足以继承王渔洋的风雅。同卷《同王西庄光禄暨杉亭春农过乔氏东园看梅迟松泉不至》一诗亦言及此事。

据王鸣盛《蛾术编》卷七九载：“己酉，六十八，两目皆失明，惟右目仅辨三光。辛亥三月，有医针治，始复见物，自贺先叙盲目之苦。”^②知其于乾隆乙酉（1798）双目失明，两年后（1791）方才治愈，喜而作诗。或因当时通讯不便，汪棣得知此事时已是甲寅（1794）年，于是赋诗四首赠贺之。《对琴全稿》卷十一有《王光禄眼障复痊有自喜诗卷亦成二章覆江郑堂兄转寄》、《王光禄眼障复明有自喜诗赋寄》二首。同年又有《味灯二兄以西庄阁学附寄书来慰问殷殷奉怀一律即次味灯韵》，诗云：“六时翘望老簪裾，旧简弥防饱蠹鱼。琴瑟未曾忘岁月，林泉偏怅隔乡闾。心开久验双眸药，谊重新承一纸书。还藉隐侯相报谢，雪冈联咏正敲驴。”由诗意可知，王鸣盛收到汪棣贺诗后，托味灯（沈业富）带信表示感谢。

嘉庆二年（1797）十二月二日王鸣盛去世，次月汪棣作《挽王西庄光禄》四首，诗中追忆了二人往昔情谊，并抒发自己对斯人已逝的哀悼。如其四云：“典册高文富，骚坛且大宗。别裁微不薄，旧契久弥浓。颜子皆知骥，韩公转作龙。京华叨雅讌（自注：同集者钱箴石、辛楣两公，并凌裕圃、吴竹屿、家康古诸吟侣）。悲感独哀慵！”

2. 附录友朋唱和

《对琴全稿》的文献价值还表现在，大量附录了汪棣与友朋的唱和之作。

^①黄文相：《清王西庄先生鸣盛年谱》，《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20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6页。

^②王鸣盛：《蛾术编》卷七十九，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例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汪棣入京赴选国子博士,赋诗留别,其友人纷纷和诗相赠,稿中皆予收录,惠栋《送汪国子序》一文云:

吾友汪君对琴,家世簪缨,天才拔亮,通经史,工吟咏。维扬旧有吟坛,诸诗老讷日雅集,咸当代名流,互为主客,赋诗饮酒,积久为《邗江》一集,同时多艳称之。诸诗老夙钦君才,拉入吟社,与共讨论。君学优文丽,吐词亹亹,为同社所推。余昔于执友少司马凌公许雅知君,因得纳交称至契。君实凌公娇客也。今年春,君以需次国子博士,将入都,同人惜别赋诗赠行,属余序其事,余不文,自愧为糠粃之导,仰惟国家乐育人才,上自王官国都,下逮闾巷党术。选造之法轶于两汉,而京师为首善之地,贵游子弟以及四海之贡于成均者皆得肄业瞽宗,沐浴圣化。君以强仕之期任博士,合于汉之举状,成之明诏,讲议洽闻,为弟子率,岂不伟哉!……君行矣,春风扶摇,努力自爱,毋徒以同人录别为怅惘也。因不辞为之序。^①

赋送别诗者计有十八人之多:吴江王藻(梅泖)、祁门马曰璐(半查)、钱塘陈章(竹町)、奉贤吴经(恒斋)、临潼张世进(啸斋)、歙县汪玉枢(恬斋)、歙县方士廔(西畴)、江都闵华(玉井)、钱塘陈皋(对沔)、江都陆钟辉(南圻)、歙县洪振珂(曲溪)、嘉兴蒋德(秋泾)、临潼张四科(渔川)、上海凌应曾(裕圃)、太原易谐(松滋)、全椒吴烺(杉亭)、歙县程名世(筠榭)、江宁严长明(水西)。

又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汪棣在京为国子博士,其六弟汪楷与扬州诸亲友纷纷作诗寄怀,稿中在《六弟春浦以邗上诸吟侣见怀诗汇寄奉酬》诗后,全予附录,依次为姚孔鋡(宋邨)、陈章(竹町)、闵华(玉井)、蒋宗海(春农)、程晋芳(鱼门)、张四科(渔川)、易谐(松滋)、吴泰来(竹屿)、江嗣堦(青渠)、程名世(筠榭)、汪棟(春桥)、汪楷(春浦)。

上述诸人之诗,多有不存于世者,赖此稿得以仅见。而检诸人诗集之现存者,如马曰璐《南斋集》、闵华《澄秋阁集》、程晋芳《勉行堂诗集》、张四科《宝闲堂集》等皆未载汪集所附之诗,可从《全稿》中辑佚。如马曰璐诗云:“人物江南秀,官资太学清。马蹄春草色,帆影浊河声。且缓相思梦,能无惜别情。终须膺鶚荐,先欲为亲荣。”程晋芳诗云:“岁晚鹁鸪声,寒风念远征。酒封新甕久,诗待夜窗评。我亦飘零惯,邗江几度行。天涯毵毵客,应共此时情。”

此外,稿中还附录钱载《汪博士棣招饮平山堂》、《饮王光禄鸣盛寓屋邀题其庭前合昏花成十二韵》、汪中《赠对琴先生》等诗,二人诗集中具载,但有异文,可供比勘。

3. 史料存录

《对琴全稿》虽以酬唱之作居多,但仍有大量诗作及小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足备掌故。《挽王西庄光禄》之三云:“玉貌两公竞,珠帘十里曾。”自注

^①惠栋:《送汪国子序》,《松崖文钞》卷二,清《聚学轩丛书》本。

云：“土俗：看一甲游街。此次先生与庄殿撰皆有潘安、卫玠之疑。”庄殿撰即庄培因，与王鸣盛分别为乾隆十九年状元、榜眼。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一“簪花”云：“今制：殿试传胪日，一甲三人出东长安门游街，顺天府丞例设宴于东长安门外，簪以金花，盖犹沿古制也。”^①足以互相印证。

又如《八十闲吟十二首》之九：“内足于怀外始强，累心都尽岂寻常。韵书确辨重研善（自注：谓吴杉亭、戴东原），史籍虚衷覆勘详（自注：松厓《后汉书训纂》，时在扬州运署，余往来寄核）。统俟枣梨传所望，深劳岁月瘵因伤（自注：惠公久形羸疾）。憾余力薄难胜任，地异名山未善藏。”小注中所言惠栋（号松厓）事，李保泰《跋后汉书补注》、焦循《后汉书训纂序》、《书鲒埼亭集后》及陈康祺《壬癸藏札记》均有所述，李跋所述较详，云：“（惠栋）所著书极富次第，得当代大有力者为之表明行世，惟《后汉书补注》藏书家未得其本，颇为恨。先生中年后在扬日多，客卢都转署中最久。仪征汪对琴比部好古嗜学，尤倾心于先生，先生尝病旅次，为亲视药饵，危而复安，所费殆及千金，不以告也。先生心感其意，因举是书稿本、缮本尽诒比部，遂不自有之。比部惩郭象盗秀之非，什袭珍护，屡欲梓而绌于力。其后家益落，同里陈氏喜聚书，比部因以缮本付之，而自留稿本。陈氏亦未及刻，比部每向余言，意殊怅怅。比部既亡，余从其令子假得稿本，俱出先生手书，件系条举，粘纸累累，殊费寻绎。先是，焦孝廉循从稿本抄录一通，余复假之焦，互相讎校。而陈氏子为余郡学生，因缘借得缮本，虽比部令子亦未之见，然尚有添注补录杂缀于书之上，较稿本则已厘然易读。闻见积而愈富其功，固无止境也。”^②

王昶所作墓志铭提及汪棣著作，言“《对琴初稿》、《春华阁词》已刻，其餘藏于家”。至今日，已刻的《对琴初稿》似已失传，而《春华阁词》则尚存人世。这部《对琴全稿》，汪棣生前未刻，死后亦无刊本，其由似可略加推测。据墓志说，汪棣“以父病乞归，侍疾昼夜不少懈。及丧哀毁，伯叔兄弟人众，有不足者助之，有争产者让之，是以家中落”。稿中《家芥亭许写对琴图见赠以诗先之》上贴浮签亦有“戊申年（1788）送省试归，以避债独留京口”之语，其生活之拮据可见一斑。又据焦循说，其子光燾只是一个廪生，“旧有肺疾，寒则举发”^③，江藩则说他“夙患哮喘，羸瘦骨立，丁卯秋八月，应省试归，病复作，遂卒”^④。丁卯为嘉庆十二年（1807），距其父之卒仅六载，年止四十有三。书未付刊，想来是因为汪棣生前已家道中落，死后则因其子未能永年，仓促间未及筹资所致。幸好稿本犹存，且已为藏家扫描，此书亦足以长留天壤了。

【作者简介】唐玲，女，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晨晖学者。研究方向：宋代文学与文献。

①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一，中华书局，2012年，第658页。

②惠栋：《后汉书补注》，清嘉庆九年冯集梧刻本；焦循：《雕菰集》卷十五、卷十八；陈康祺：《壬癸藏札记》卷八，清光绪刻本。

③焦循：《亡友汪晋蕃传》，《雕菰集》卷二一。

④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